# 兼职奇缘

        学校开课已半个月，但祖儿的心情还没有静下来，一到周末，她便约同班的同学到会所找秘捞（兼职赚外快），而且玩得好癫，认识她的人，都说她是支野马。

祖儿今年已经十八岁半了，少女情窦初开，但她的情怀却不是诗，而是对异性的好奇，她对男人充满热情，祗要令她看上眼的，不管小张小李，对她开口出声，不管看电影或是去酒店疏乎，她都不会说个“不”字。

对于祖儿这种性格，有人说是豪放，也有人指她太过随便，事实上，她虽然玩得这么任性，如果对方想跟她上床，却比甚么都难，因为祖儿玩得很有分寸，对于接吻和爱抚，她就会十分认真，除非对方能令她倾倒。

祖儿班上有个同学仔叫阿超，他暗恋祖儿已有一年，论样貌，他说得上是个英俊少年，但奇怪得很，祖儿却不喜欢他，尽管有跟他逛街看电影，但去过几次后，祖儿便对他渐渐疏远了。

一日，祖儿的“死党”拍档芝芝问祖儿：“四眼超对你这么好，为何你不理他”

祖儿说：“他太老土了，就这么简单。”

芝芝又问：“既然他这么老土，你为甚么还跟他上街看戏”

祖儿说：“以前我不知道他老土，现在知道了，我自然要甩他啦”芝芝听了她这么说，不禁摇头苦笑。

祖儿见她笑得这么难看，便说：“阿芝，如果你喜欢他，我可以让给你。”

其实芝芝对四眼超并无爱意，她是祖儿的好同学兼“死党”拍档，由于关心她，故有此问。

到了重阳节第二天，这天是周末，祖儿又与芝芝到娱乐场所抓怠。

不久，有个染金头发的青年进去，祖儿一见到他，便一直盯着他的一举一动。

芝芝说：“祖儿，我现在知道你的心事了，原来你对他有意。”说时她杏眼一扫，向染金头发的青年望去。

祖儿说：“我自己也不知道，每次见到他，一个心便卜卜地跳，真是冤孽。”

芝芝说：“讲真的，其实那染金头发的青年也不错，不但高大威猛，而且充满男人魅力。”

祖儿说：“我第一次跟他相识，便有预感，我迟早会成为他的性奴。”

芝芝说：“他那么吸引你，令你如此着迷”

祖儿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他先后捧过我两次场，每一次，我跟他一起，总是情不自禁。”

芝芝说：“这样太危险了”

祖儿说：“有甚么办法。”

两人讲到这里，妈妈生已经行了过来，说：“祖儿，东尼来啦，你快去呀”

“行了，”祖儿说：“等我换换衣服。”

祖儿和芝芝都是兼职学生，她们每个周末到色情娱乐场所，贪玩是原因之一，其二是秘捞，想赚些零用钱。其实，学生妹兼职“副业”，在今日这个年代，已经成为一种风，九七前是如此，到了九七主权回归后，也没有改变。

不久，祖儿来到染金头发的青年东尼身边坐下，她热情地依偎到东尼身边。

“祖儿，这么久才来呀”东尼显得不耐烦：“我以为你正在坐第二张呢”

祖儿说：“我刚好上工，妈咪见你来到，便立即通知我了。”

“你为甚么这么迟才来”东尼抱怨说。

“我要换衣服，”祖儿解释说：“这件衫裙我今日才买的，好不好看”

东尼向她上下打量一下，说：“很称身，颜色也鲜艳。”

祖儿笑笑说：“我来迟，要你苦等，别生气嘛等我献吻向你陪罪。”说时便俯头过去，在东尼脸上“啜”了一下。

“算你啦”东尼说：“其实你不必换衣服嘛反正我们就要出街了。”

祖儿忙问：“今晚你准备带我去那处是否又是去老地方”

东尼点了点头说：“你真聪明，老地方九龙塘，难道你想转移阵地”

祖儿摇头说：“我有意见。”

东尼说：“既然有意见，你现在去替我买出街钟啦，我等你。”祖儿临行时，又在他的面颊上亲了一下，方施施然离去。

其实祖儿对东尼的认识不深，东尼对她说是地产经纪，至于他真的底细，却一无所知，莫说他是否已有妻儿。

十五分钟后，祖儿换过件Ｔ恤、牛仔裤，便随东尼离开，截了部计程车，直接去九龙塘。

这家酒店他们已经来过一次，今次是第二春。进入到房中，祖儿似乎觉得今晚的生理有些反常，她浑身有种“虫行蚁咬”的感觉。

当时她心想：莫非红潮将至根据过去经验，她每次经期来的前两天，就会很想男人，如果得不到男人的慰藉，她就会用手淫来解决。

祖儿突然感到自己今晚的生理有些反常，她很想男人，有时甚至会想到“发癫”，现在祖儿的生理忽然出现这个怪现象，立即便联想到这是生理上的问题。

东尼一入房便除衫剥裤，他三两下手势便光脱脱，再看看祖儿，见到她坐在梳妆镜面前望住镜子，似乎在想着甚么似的，东尼忍不住问道：“你怎么不脱衣服”

祖儿给他一叫，顿时如梦初醒，说：“我在想一件事。”

“甚么事”东尼问道：“是否与我们有关的，重要吗”

祖儿：“此事与你无关。”

东尼又问：“甚么事令你这么烦”

祖儿说：“真奇怪，我现在浑身不舒服，但是又不是皮肤敏感，真难受。”

东尼讶道：“你到底觉得有甚么不妥”

祖儿一面剥衫剥裤，一面说：“就是这啦好鬼死痒哦”

东尼见她已把衣服脱去，便走近她身边俯身去摸摸她：“可能是新衣服的质料令你皮肤敏感，我们去洗个鸳鸯浴，相信就会没事了。”他说时便拉着祖儿的手走进浴室。

这间酒店的陈设十分讲究，除了在床尾放置一部廿一寸彩色电视机，在浴室也装置了一部，人客入浴时祗要伸手按下，便会有声有画面出现，如果想看成人五级影带，也有得看，这些影带，都是酒店特刖为人客而设。

对于这个房间的设备，他们都十分熟悉，上次他们来，东尼与祖儿都是一面沐浴、一面欣赏“妖精打架”的春宫影带，今次到来，他们也不例外。

当祖儿见到黑人男主角正伸长舌头替这个金发女郎舐吻阴户时，她下意识地顿时有种代入的感觉，她越看越紧张，竟然伸手过去抚摸东尼的阳具，一摸之后，她立即感觉到他的阳具此时巳经充血，温暖中坚硬如铁。

东尼笑道：“我刚才去找你之前已经先替自己进补：两支生鸡蛋、拌上半杯马爹利ＸＯ，你是否觉得它很劲”

祖儿点了点头说：“它的确很硬。”她一面说一面细意抚模，似乎有点爱不释手。

东尼马上在她脸上吻一下，说道：“你是否玩过水战”

祖儿摇摇头说：“没有，难道你玩过”

东尼道：“去年我玩过一次。那次同朋友去泰国，当时同那个泰妹玩得很癫，在床上做完之后，我们便去冲凉，怎知她兴致未尽，替我擦身时故意搞兴奋我，吹到我那枝东西硬梆梆，结果我们就在那个大浴缸内开战。

祖儿问道：“你是否觉得很好玩”

东尼说：“真的好刺激，老实说，这么玩法可以令男人持久力加强，我平时在床上开波，通常祗是二十分钟左右，但这一次，居然给我支持了四十多分钟”

祖儿笑笑口说：“那不是增加一倍有多时间你是否想我和你这么玩”

东尼笑道：“如果你不愿意，我不会勉强你，如果你没试过，玩一下也无妨。”祖儿此时的欲火已提升到颠峰，她听到东尼这个提议，自然也想试试。

东尼见她还在犹豫，便说：“来呀，我教你。”他说时伸手把祖儿两腿张开，然后便立即提“枪”挺进。

东尼见祖儿不停叫唤，自然更加落力插过去，祗见他聚力于腰，一下一下地探索推进，大概两人是在水中，过去又未合作过，第一次自然很不顺利。

祖儿见他搞了好几次，那条阳具仍然无法“登堂入室”，于是便把丰臀稍为提起些少，这样一来，东尼一手提“枪”、另一手则支撑着体重，然后连用腰力使劲一挺……这一次，他终于大功告成了。

当东尼的阳具进入“桃源洞”之后，祖儿顿时觉得整个人舒服无比，刚才那种浑身虫行蚁咬的难受，现在已一扫而空了。

他们在水中“交战”了一会，祗见祖儿频频叫喊：“啊……我舒服死了，大力一点啦……啊……我爱你……东尼，这样太好了，我好喜欢……”

东尼见到她不停地叫嚷，自然更加落力，祗见他运劲于腰，一下一下的推进，每推进一下，祖儿便大叫：“啊，东尼，你占有我吧……我乐得快要死啦……”

这样的“胶”在一起，乐得不知时间飞逝，大约过了十分钟左右，东尼忽然大声说道：“祖儿，我支持不了啦，我要爆浆了……”

祖儿大力抱实他说：“你不要动，让我们默默地享受这种快乐时光。”于是他们便拥抱在一起，坐在浴缸上闭目回忆，回味着刚才那一刹的快意。

很久，他们才慢慢地分开，跟着便在水中洁净，祖儿半羞半笑问东尼说：“你刚才开心吗”

东尼点头说：“真刺激，你呢”

祖儿也点头，说：“这么玩法，是我生平第一次，想不到这么舒服。”

两人一面讲，一面起身离开浴缸，各自用毛巾揩乾身上的水，便回到床上去，祖儿一躺到床上便说：“你要不要梅开二度”

东尼一边抽着香姻，一边答她：“如果你不赶着回去，我倒想玩多一次。”

“没有问题，”祖儿说：“难得你对我这么好，说真的，我出来秘捞，并不是同每个人客都随便上床的，你是我第一个客……”

“你未同其他男人上过床”东尼问道。

祖儿说：“人客祗有你一个，不过，以前在学校，我一度玩得好癫，曾经和班上一个同学好过，先后上过几次床。”

“你现在还有同他来往吗”东尼问道。

祖儿摇头说：“没有，他去年已经退学了，随家人移民澳洲去，我们不要讲他，换过个话题讲些开心的事。”

东尼立即把她一拥入怀，说：“你想讲些甚么不妨说，我做人很坦率的，有问必答。”

“你结婚了吗”祖儿问道。

“你猜猜，你认为我结了婚没有”东尼向她反问。

祖儿摇头说：“我很笨，猜也猜不中的。”

东尼在她脸上亲了一下，说：“我还未结婚，这不是经济的问题，而是我过去未遇到一个好似你这么可爱的性伴。”

“你骗我，”祖儿说：“男人讲话十句没有半句真，信不过，我不信”

东尼苦笑道：“信不信由你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香港的法律是不准重婚的，重婚便是犯法，如果你肯嫁给我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明天便和你一起去婚姻注册署注册，你是否愿意”

祖儿万万想不到他在这个时候向自己求婚，顿时显得心花怒放，说：“好呀我嫁给你，但不是明日，我现在还未毕业，明年如何”

东尼说：“没问题，我一定等你，不过我有个要求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准你再去那些地方秘捞，如果你要钱用，我给你。”

“你家中很有钱吗”祖儿问道。

“不，”东尼说：“但我这两年在地产市场赚到一些钱，巳经两层褛……”

“那太好了。”祖儿说：

“这么说，我嫁定你了，希望你不要骗我，我答应你，从此再不秘捞。来，你不是要搞多一次吗这次，就当我们定情，山盟海誓、永不分离……”

学校开课已半个月，但祖儿的心情还没有静下来，一到周末，她便约同班的同学到会所找秘捞（兼职赚外快），而且玩得好癫，认识她的人，都说她是支野马。

祖儿今年已经十八岁半了，少女情窦初开，但她的情怀却不是诗，而是对异性的好奇，她对男人充满热情，祗要令她看上眼的，不管小张小李，对她开口出声，不管看电影或是去酒店疏乎，她都不会说个“不”字。

对于祖儿这种性格，有人说是豪放，也有人指她太过随便，事实上，她虽然玩得这么任性，如果对方想跟她上床，却比甚么都难，因为祖儿玩得很有分寸，对于接吻和爱抚，她就会十分认真，除非对方能令她倾倒。

祖儿班上有个同学仔叫阿超，他暗恋祖儿已有一年，论样貌，他说得上是个英俊少年，但奇怪得很，祖儿却不喜欢他，尽管有跟他逛街看电影，但去过几次后，祖儿便对他渐渐疏远了。

一日，祖儿的“死党”拍档芝芝问祖儿：“四眼超对你这么好，为何你不理他”

祖儿说：“他太老土了，就这么简单。”

芝芝又问：“既然他这么老土，你为甚么还跟他上街看戏”

祖儿说：“以前我不知道他老土，现在知道了，我自然要甩他啦”芝芝听了她这么说，不禁摇头苦笑。

祖儿见她笑得这么难看，便说：“阿芝，如果你喜欢他，我可以让给你。”

其实芝芝对四眼超并无爱意，她是祖儿的好同学兼“死党”拍档，由于关心她，故有此问。

到了重阳节第二天，这天是周末，祖儿又与芝芝到娱乐场所抓怠。

不久，有个染金头发的青年进去，祖儿一见到他，便一直盯着他的一举一动。

芝芝说：“祖儿，我现在知道你的心事了，原来你对他有意。”说时她杏眼一扫，向染金头发的青年望去。

祖儿说：“我自己也不知道，每次见到他，一个心便卜卜地跳，真是冤孽。”

芝芝说：“讲真的，其实那染金头发的青年也不错，不但高大威猛，而且充满男人魅力。”

祖儿说：“我第一次跟他相识，便有预感，我迟早会成为他的性奴。”

芝芝说：“他那么吸引你，令你如此着迷”

祖儿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他先后捧过我两次场，每一次，我跟他一起，总是情不自禁。”

芝芝说：“这样太危险了”

祖儿说：“有甚么办法。”

两人讲到这里，妈妈生已经行了过来，说：“祖儿，东尼来啦，你快去呀”

“行了，”祖儿说：“等我换换衣服。”

祖儿和芝芝都是兼职学生，她们每个周末到色情娱乐场所，贪玩是原因之一，其二是秘捞，想赚些零用钱。其实，学生妹兼职“副业”，在今日这个年代，已经成为一种风，九七前是如此，到了九七主权回归后，也没有改变。

不久，祖儿来到染金头发的青年东尼身边坐下，她热情地依偎到东尼身边。

“祖儿，这么久才来呀”东尼显得不耐烦：“我以为你正在坐第二张呢”

祖儿说：“我刚好上工，妈咪见你来到，便立即通知我了。”

“你为甚么这么迟才来”东尼抱怨说。

“我要换衣服，”祖儿解释说：“这件衫裙我今日才买的，好不好看”

东尼向她上下打量一下，说：“很称身，颜色也鲜艳。”

祖儿笑笑说：“我来迟，要你苦等，别生气嘛等我献吻向你陪罪。”说时便俯头过去，在东尼脸上“啜”了一下。

“算你啦”东尼说：“其实你不必换衣服嘛反正我们就要出街了。”

祖儿忙问：“今晚你准备带我去那处是否又是去老地方”

东尼点了点头说：“你真聪明，老地方九龙塘，难道你想转移阵地”

祖儿摇头说：“我有意见。”

东尼说：“既然有意见，你现在去替我买出街钟啦，我等你。”祖儿临行时，又在他的面颊上亲了一下，方施施然离去。

其实祖儿对东尼的认识不深，东尼对她说是地产经纪，至于他真的底细，却一无所知，莫说他是否已有妻儿。

十五分钟后，祖儿换过件Ｔ恤、牛仔裤，便随东尼离开，截了部计程车，直接去九龙塘。

这家酒店他们已经来过一次，今次是第二春。进入到房中，祖儿似乎觉得今晚的生理有些反常，她浑身有种“虫行蚁咬”的感觉。

当时她心想：莫非红潮将至根据过去经验，她每次经期来的前两天，就会很想男人，如果得不到男人的慰藉，她就会用手淫来解决。

祖儿突然感到自己今晚的生理有些反常，她很想男人，有时甚至会想到“发癫”，现在祖儿的生理忽然出现这个怪现象，立即便联想到这是生理上的问题。

东尼一入房便除衫剥裤，他三两下手势便光脱脱，再看看祖儿，见到她坐在梳妆镜面前望住镜子，似乎在想着甚么似的，东尼忍不住问道：“你怎么不脱衣服”

祖儿给他一叫，顿时如梦初醒，说：“我在想一件事。”

“甚么事”东尼问道：“是否与我们有关的，重要吗”

祖儿：“此事与你无关。”

东尼又问：“甚么事令你这么烦”

祖儿说：“真奇怪，我现在浑身不舒服，但是又不是皮肤敏感，真难受。”

东尼讶道：“你到底觉得有甚么不妥”

祖儿一面剥衫剥裤，一面说：“就是这啦好鬼死痒哦”

东尼见她已把衣服脱去，便走近她身边俯身去摸摸她：“可能是新衣服的质料令你皮肤敏感，我们去洗个鸳鸯浴，相信就会没事了。”他说时便拉着祖儿的手走进浴室。

这间酒店的陈设十分讲究，除了在床尾放置一部廿一寸彩色电视机，在浴室也装置了一部，人客入浴时祗要伸手按下，便会有声有画面出现，如果想看成人五级影带，也有得看，这些影带，都是酒店特刖为人客而设。

对于这个房间的设备，他们都十分熟悉，上次他们来，东尼与祖儿都是一面沐浴、一面欣赏“妖精打架”的春宫影带，今次到来，他们也不例外。

当祖儿见到黑人男主角正伸长舌头替这个金发女郎舐吻阴户时，她下意识地顿时有种代入的感觉，她越看越紧张，竟然伸手过去抚摸东尼的阳具，一摸之后，她立即感觉到他的阳具此时巳经充血，温暖中坚硬如铁。

东尼笑道：“我刚才去找你之前已经先替自己进补：两支生鸡蛋、拌上半杯马爹利ＸＯ，你是否觉得它很劲”

祖儿点了点头说：“它的确很硬。”她一面说一面细意抚模，似乎有点爱不释手。

东尼马上在她脸上吻一下，说道：“你是否玩过水战”

祖儿摇摇头说：“没有，难道你玩过”

东尼道：“去年我玩过一次。那次同朋友去泰国，当时同那个泰妹玩得很癫，在床上做完之后，我们便去冲凉，怎知她兴致未尽，替我擦身时故意搞兴奋我，吹到我那枝东西硬梆梆，结果我们就在那个大浴缸内开战。

祖儿问道：“你是否觉得很好玩”

东尼说：“真的好刺激，老实说，这么玩法可以令男人持久力加强，我平时在床上开波，通常祗是二十分钟左右，但这一次，居然给我支持了四十多分钟”

祖儿笑笑口说：“那不是增加一倍有多时间你是否想我和你这么玩”

东尼笑道：“如果你不愿意，我不会勉强你，如果你没试过，玩一下也无妨。”祖儿此时的欲火已提升到颠峰，她听到东尼这个提议，自然也想试试。

东尼见她还在犹豫，便说：“来呀，我教你。”他说时伸手把祖儿两腿张开，然后便立即提“枪”挺进。

东尼见祖儿不停叫唤，自然更加落力插过去，祗见他聚力于腰，一下一下地探索推进，大概两人是在水中，过去又未合作过，第一次自然很不顺利。

祖儿见他搞了好几次，那条阳具仍然无法“登堂入室”，于是便把丰臀稍为提起些少，这样一来，东尼一手提“枪”、另一手则支撑着体重，然后连用腰力使劲一挺……这一次，他终于大功告成了。

当东尼的阳具进入“桃源洞”之后，祖儿顿时觉得整个人舒服无比，刚才那种浑身虫行蚁咬的难受，现在已一扫而空了。

他们在水中“交战”了一会，祗见祖儿频频叫喊：“啊……我舒服死了，大力一点啦……啊……我爱你……东尼，这样太好了，我好喜欢……”

东尼见到她不停地叫嚷，自然更加落力，祗见他运劲于腰，一下一下的推进，每推进一下，祖儿便大叫：“啊，东尼，你占有我吧……我乐得快要死啦……”

这样的“胶”在一起，乐得不知时间飞逝，大约过了十分钟左右，东尼忽然大声说道：“祖儿，我支持不了啦，我要爆浆了……”

祖儿大力抱实他说：“你不要动，让我们默默地享受这种快乐时光。”于是他们便拥抱在一起，坐在浴缸上闭目回忆，回味着刚才那一刹的快意。

很久，他们才慢慢地分开，跟着便在水中洁净，祖儿半羞半笑问东尼说：“你刚才开心吗”

东尼点头说：“真刺激，你呢”

祖儿也点头，说：“这么玩法，是我生平第一次，想不到这么舒服。”

两人一面讲，一面起身离开浴缸，各自用毛巾揩乾身上的水，便回到床上去，祖儿一躺到床上便说：“你要不要梅开二度”

东尼一边抽着香姻，一边答她：“如果你不赶着回去，我倒想玩多一次。”

“没有问题，”祖儿说：“难得你对我这么好，说真的，我出来秘捞，并不是同每个人客都随便上床的，你是我第一个客……”

“你未同其他男人上过床”东尼问道。

祖儿说：“人客祗有你一个，不过，以前在学校，我一度玩得好癫，曾经和班上一个同学好过，先后上过几次床。”

“你现在还有同他来往吗”东尼问道。

祖儿摇头说：“没有，他去年已经退学了，随家人移民澳洲去，我们不要讲他，换过个话题讲些开心的事。”

东尼立即把她一拥入怀，说：“你想讲些甚么不妨说，我做人很坦率的，有问必答。”

“你结婚了吗”祖儿问道。

“你猜猜，你认为我结了婚没有”东尼向她反问。

祖儿摇头说：“我很笨，猜也猜不中的。”

东尼在她脸上亲了一下，说：“我还未结婚，这不是经济的问题，而是我过去未遇到一个好似你这么可爱的性伴。”

“你骗我，”祖儿说：“男人讲话十句没有半句真，信不过，我不信”

东尼苦笑道：“信不信由你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香港的法律是不准重婚的，重婚便是犯法，如果你肯嫁给我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明天便和你一起去婚姻注册署注册，你是否愿意”

祖儿万万想不到他在这个时候向自己求婚，顿时显得心花怒放，说：“好呀我嫁给你，但不是明日，我现在还未毕业，明年如何”

东尼说：“没问题，我一定等你，不过我有个要求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准你再去那些地方秘捞，如果你要钱用，我给你。”

“你家中很有钱吗”祖儿问道。

“不，”东尼说：“但我这两年在地产市场赚到一些钱，巳经两层褛……”

“那太好了。”祖儿说：

“这么说，我嫁定你了，希望你不要骗我，我答应你，从此再不秘捞。来，你不是要搞多一次吗这次，就当我们定情，山盟海誓、永不分离……”

【完】